

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

人 民 出 版 社

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綫开火

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

*

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2 · 字数 35,000

1966年6月第1版

196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 3001·980 定价（二）0.12元

目 录

-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 炬 (1)
- 擦亮眼睛, 辨别真假.....何 明 (7)
- 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林 杰 (12)
- 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
黑话..... 編者 林 杰、馬泽民、閻长貴 (35)
周 英、滕文生、靳殿良

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

高 炬

毛主席經常告誡我們：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，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，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。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，貫穿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。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，必須在政治戰綫、經濟戰綫、思想和文化戰綫上，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。我們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，千萬不可忽視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敵人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。

鄧拓的《燕山夜話》，以及用吳（即吳晗）南（馬南邨即鄧拓）星（繁星即廖沫沙）署名寫的《三家村札記》，充分說明了，在我們社會里，階級鬥爭還是十分尖銳、複雜、激烈的。階級敵人不僅從外部，而且從內部拚命地破壞和攻擊我們。而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，他們

攻击的矛头，总是对准我們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。

邓拓是他和吳晗、廖沫沙開設的“三家村”黑店的掌柜，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。他們把持《前綫》、《北京日报》以及《北京晚报》作为反党工具，射出了大量毒箭，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。

邓拓等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，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現象。一九五八年，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輝照耀下，在党的总路綫的指引下，鼓足干劲，力爭上游，实现了全面大跃进。在政治、經濟和思想文化战綫上，以雷霆万鈞之势，猛烈地冲击着資本主义和封建殘余势力。在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情况下，党內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适应帝国主义、現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的需要，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會議上，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。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給了这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，繳了他們的“械”，罢了他們的官，彻底粉碎了他們的反党阴謀。随后，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間，由于連續几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，我国遇到了暫时的經濟困难。这时，国内外階級敌人幸灾乐禍，紛紛出籠，党內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又和它們配合起来，向党发起了新的进攻。

邓拓这一伙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迫不及待“破門而出”的。

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，从一九六一年开始，就抛出了他們的《燕山夜話》、《三家村札記》。他們以談历史、传知識、讲故事、說笑話作幌子，借古諷今，指桑罵槐，含沙射影，旁敲側击，对我們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。辱罵我們的党“狂热”、“发高烧”，說“伟大的空話”，害了“健忘症”。恶毒地攻击总路綫、大跃进是“吹牛皮”，“想入非非”，“用空想代替了现实”，把“一个鸡蛋的家当”，“全部毀掉了”，在事实面前“碰得头破血流”。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，吹捧他們的反党“骨相”和“叛逆性格”，鼓励他們东山再起。誹謗无产阶级专政，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滿情緒，宣揚腐朽沒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，为资本主义复辟鳴鑼开道。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們党赶快下台“休息”，什么話都不要說，什么事都不要做，一切听从他們的“指导”，由他們来专我們的政。

請同志們回想一下，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不是罵过我們“說大話”，“吹牛皮”，大跃进是“冒险主义”嗎？不是贊賞过我們党內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“有足够的勇气”嗎？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囂，和赫魯曉

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，有什么两样呢！

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，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。我们一定要抓住它，识破它，戳穿它，剥掉它的画皮，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，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欠债总是要还的。邓拓要想“瞒天过海”，要想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”，是绝对办不到的。不仅邓拓滑不过去，他的同伙也滑不过去；不仅《燕山夜话》、《三家村札记》要铲除掉，《海瑞罢官》、《李慧娘》、《谢瑶环》，以及《长短录》中的毒草，等等，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，都要一一铲除，毫不例外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北京日报》在四月十六日以三个版的篇幅，在《关于“三家村”和〈燕山夜话〉的批判》这个通栏大标题下，发表了一批材料，并发表了《前綫》、《北京日报》的编者按。《前綫》、《北京日报》长期以来，为吴晗等人打掩护，现在突然“积极”起来，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是真的要“展开严肃的批判”吗？不，完全不是。这里面大有文章，大有奥妙。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，行掩护之实，打起斗争的招牌，干着包庇的勾当。

《前綫》、《北京日报》的编者按，把邓拓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掌柜，放在了小伙计的地位，把邓

拓这么严重的問題，只是不痛不痒地說了那么一句。这不是对你們这位掌柜太委屈了嗎？你們煞費心机地編制的三个版的材料，把那些次要的东西，什么“贊美长发”呀，什么“提倡养猫养狗”呀，什么“艺术越古越好”呀，什么“宣揚封建士大夫的閑情逸致”呀，什么“提倡封建迷信”呀，等等，等等，放在非常突出显眼的地位，占了大量的篇幅，而对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东西，只摘录了一点点，并且放在很次要的地位。你們这种避重就輕、大事化小的做法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《前綫》、《北京日报》也做了一点所謂“檢討”，說什么过去发表邓拓等一伙人的文章，“沒有及时地批判”，只是头脑中“有着資产階級、封建階級思想的影响”，“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綫上的階級斗争”，“沒有实行无产階級政治挂帅”，“丧失立場或者丧失警惕”。我們讀了你們这个“檢討”之后，正象你們邓拓所讲的，不禁使人“哑然失笑”。你們长期以来发表了邓拓一伙人那么多文章，放了那么多毒，搞得个烏烟瘴气，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，仅仅一点“資产階級、封建階級思想的影响”够用嗎？在吳晗反党面目大暴露之后，你們竟然还演出了一幕“周瑜打黃盖”的丑剧，发表了向阳生即邓拓对吳晗的假批判，把吳晗反党的滔天罪行，說成是什么“道德继承論”的学术問題，既为吳晗开脫，又保护

邓拓过关。时至今日，你們还在繼續玩弄花招，頑强抵抗。这难道是“丧失立場或者丧失警惕”、“放松階級斗争”嗎？不！你們並沒有丧失立場，你們的立場站得很穩，不过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罢了。你們並沒有放松階級斗争，你們对階級斗争抓得很紧，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。

有階級，就有階級斗争，这是个必然的規律。在我們內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，不是坏事，而是一件大好事，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。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，只不过是几个蒼蝇嗡嗡叫而已，絲毫也无損于我們党的伟大光輝。我們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，是你們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。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”。我們一定不会放过你們，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，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綫开火，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，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。

（原載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《解放軍報》）

擦亮眼睛, 辨別真假

何 明

《北京日报》在四月十六日, 以三版的篇幅, 在《关于“三家村”和〈燕山夜話〉的批判》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, 发表了一批材料, 并发表了《前綫》《北京日报》的編者按。看样子轰轰烈烈, 非常革命, 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, 对邓拓和他的《燕山夜話》进行批判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, 我們必須擦亮眼睛, 辨別真假, 千万不要上当。

《前綫》《北京日报》的編者按說, 要“对‘三家村’和《燕山夜話》展开严肃的批判”。这是真的嗎? 不是, 这是假的, 是假批判、真掩护, 假斗争、真包庇。

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謂“三家村”的一名村长, 是他們一伙的一个头头。可是, 編者按却不提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問題。吳晗和廖沫沙早已被揭露了, 不得不說他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; 然而照《前綫》和

《北京日报》的編者按說來，好像吳晗是主帥，廖沫沙是“主將”，而鄧拓似乎是一名小卒，他不過是稀里糊塗的犯了錯誤，不過是思想認識問題。

這是對讀者的欺騙。

重新發表吳晗、廖沫沙和鄧拓幾篇文章的版面，和《〈燕山夜話〉究竟宣揚了什麼？》這個材料，就是在假批判、真掩護，假鬥爭、真包庇的意圖下，精心編制的。

鄧拓的《專治“健忘症”》，是一篇最惡毒的反黨文章，在這篇文章里，他惡毒地辱罵了我們的黨。這篇文章早已引起一些同志的激烈反對。所以，《北京日報》不得不重新發表它，可是卻用小號字作標題。請問：是這篇文章不“重要”呢，還是你們要縮小目標，瞞哄讀者呢？你們的按語，為什麼對這篇最惡毒的反黨文章，一句話也不說呢？

《〈燕山夜話〉究竟宣揚了什麼？》這個材料，可以用幾句話來概括，這就是：突出次要，掩蓋主要，避重就輕，大事化小。

例如鄧拓的《王道和霸道》這篇借古諷今的雜文，它是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。鄧拓自己也點了題，他講什麼歷史上的“王道和霸道”，是要我們“找出經驗教訓”的。可是，《北京日報》卻把它列到《全面美化封建社會制度》這個標題之下。這是為了什麼呢？難

道《王道和霸道》这篇文章是真正在讲历史嗎？如果是讲历史，他說历史上王道比霸道好，怎么就是《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》呢？文不对題，題不对文。所以如此，就是要把邓拓的問題“大事化小”。

《說封建統治階級也知道愛惜民力》《藝術越古越好》《宣傳封建迷信》之類的小標題，也都是把邓拓的問題“大事化小”的手法。

不過，乍一看也有像點樣子的標題，例如《以古諷今，旁敲側擊》，可是這裡摘的內容卻很少，而小標題尤其奇怪，小標題一個是《諷刺“以空想代替現實”》，另一個是《譏諷所謂吹牛皮》。請問《前綫》和《北京日報》，在這裡你們為什麼一句話也不說呢？為什麼不肯標出邓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呢？“諷今”，是諷的誰呢？“側擊”又是擊的誰呢？邓拓的“以古諷今，旁敲側擊”，即反黨反社會主義，其內容多得很，為什麼你們只摘錄那麼一點點呢？

很清楚，由於文化革命的深入，邓拓、廖沫沙、吳晗等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暴露了，《前綫》和《北京日報》才匆匆忙忙地扯起《關於“三家村”和〈燕山夜話〉的批判》這面旗子，發表一批材料。所謂“展開嚴肅的批判”是假的；收緊陣地，實行掩護，才是真的。

《前綫》和《北京日報》的編者按語，還裝模作樣地

說：“在這一場鬥爭中，我們得到的教訓是很深刻的。”
什麼很深刻的“教訓”？

一曰：過去“我們放鬆了文化學術戰綫上的階級鬥爭”。是“放鬆”了嗎？不是，你們在前幾年里放出了大量毒草，惡毒地攻擊黨，反對社會主義，批判這些毒草的稿件被你們扣壓起來，不予發表，並且百般為鄧拓等人辯護，在對《海瑞罷官》展開批判以後，你們又發表向陽生即鄧拓的《從〈海瑞罷官〉談到“道德繼承論”》，力圖把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拉到所謂道德繼承的“純粹”學術領域中，力圖把這場大辯論拉向右轉，難道這是放鬆了階級鬥爭嗎？不是，這正是你們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對無產階級加緊進行階級鬥爭！

二曰：“本刊、本報過去發表了這些文章又沒有及時地批判”。好輕鬆！只是沒有及時批判嗎？遠的不說，直到對《海瑞罷官》的批判展開以後，直到今天，你們兩個編輯部為什麼還不對“這些文章”進行真正的批判呢？縱火者，事後說他的過錯只是沒有及時救火，這能騙得了誰呢？

三曰：“喪失立場或者喪失警惕”。是這樣嗎？你們並沒有喪失立場，你們的立場很堅定，這立場就是資產階級的立場。說“喪失警惕”倒有點像。你們錯誤的估計了形勢，在前幾年你們以為“時機”已到，大放毒

草，在对《海瑞罢官》展开批判以后，你们以为可以滑过去，于是想尽法子包庇坏人。这样一来，你们的真面目，也就暴露了，这也可以叫作“丧失警惕”吧！

我們不能不問《前綫》和《北京日报》，近几年来，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障地，还是资产阶级的障地？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，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？你们究竟要走到那里去？

心里有話，不得不說；說錯的地方，請《前綫》和《北京日报》批評、指正。

（原載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

林 杰

毛主席說：“凡是錯誤的思想，凡是毒草，凡是牛鬼蛇神，都應該进行批判，决不能让它們自由泛濫。”

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間，由于我国遭受到暫时的經濟困难，一时沉渣泛起，兴妖作怪，牛鬼蛇神，紛紛登場，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。我們必須从阴暗的角落里把他們全部暴露出来，讓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示示众。

階級斗争，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，党内的資产階級代理人，必然要从无产階級政党内来，进行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活动。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人物中，邓拓就是其中一个。

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“三家村”黑店的掌柜。几年来，邓拓、廖沫沙、吳晗等人，有领导、有組織、有计划地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、向社会主义发动了一场

大进攻。

四月十六日《北京日报》发表一批所謂批判“三家村”和《燕山夜話》的材料，并且加了《前綫》和《北京日报》两个編輯部的按語。無論是按語，無論是所編的关于《燕山夜話》的材料，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問題。这是借批判之名，行掩护之实，打着斗争的幌子，干着包庇的勾当。

究竟邓拓等人是不是有领导、有組織、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，这是大是大非問題，是含糊不得的。在这个根本問題上含糊，就是包庇坏人。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，必須彻底揭露，坚决批判。

小丑跳梁，恶毒地攻击我們 伟大的党中央

领导我們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。我国革命和建設事业的伟大胜利，都是由于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。因此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攻击，总是首先指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

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，邓拓发表了《智謀是可靠的嗎？》。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誰的呢？

邓拓大肆議論所謂当皇帝的要傾听人民群众的意